

白侍郎 —— 著

恋爱过敏处方



Love
allergy prescription

—— 下 ——



天真纯粹 & 高武力值 涅槃重生 & 隐忍温润
菜鸟警花 VS 刑侦顾问

一场抑有症男神的虐狗爱情 / 扮猪吃老虎的标准范本

爱情就像过敏原 / 我惧怕碰触 / 却始终在渴望 / 远离你 / 是我爱你的最好方式。

Lore
allergy prescription

白侍郎 —— 著

恋
爱
过
敏
处
方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恋爱过敏处方 : 全2册 / 白侍郎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7

ISBN 978-7-5594-0465-7

I. ①恋…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282号

书 名 恋爱过敏处方
作 者 白侍郎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责任编辑 姚 丽
策划编辑 赵芳怡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40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65-7
定 价 55.0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法律顾问: 北京市佳泰律师事务所 尹昌友

目 录

Chapter 9

我愿意做你的药 ————— 001

Chapter 10

情不自禁 ————— 033

Chapter 11

人偶把戏 ————— 065

Chapter 12

凋谢的夏天 ————— 091

Chapter 13

十一年前的暗恋 ————— 117

Chapter 14

心之谜 ————— 141

Chapter 15

深度催眠 ————— 177

Chapter 16

我的意中人 ————— 211

番外：盛夏 ————— 241

Chapter 9

我愿意做你的药

姜洵坐在地上，看着他妈妈帮他包扎伤口，忍不住问：“为什么救我，你的病真的好了吗？你现在到底是疯的还是清醒的？”

阮凝低着头，把纱布一圈一圈缠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姜洵觉得有温温的液体掉在了他裸露的皮肤上。

十五分钟之后，南薰果然打来了电话，这一次不是视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是兴高采烈：“姜洵，还活着吗？”

“活着。”姜洵道。

“建议你下次想个快点儿了结的办法。”

姜洵语调没什么波澜地道：“谢谢你的建议，可以开始谈条件了吗？”

她拉长音调“嗯”了一声，很俏皮地说：“怎么这么可爱，好想捏捏你的脸，哈哈……姜洵，说真的，要是你也杀了人该多好，我们可以一起亡命天涯，身边有你的话，我会很努力活着的，因为要保护你。”

姜洵没有说话，她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我最近在网上看了你的漫画，但网上没有完结的，你能不能告诉我结局是什么？”

“没有结局，我没有画完。”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好啦好啦，不要这么不耐烦的口吻，知道你讨厌我，我们现在说条件。”她道，“我的条件是，你帮我联系警察，把孟慢声的尸骨带出来交给我。”

“为什么不自己联系？”

“我不想跟他们打交道，也不相信他们，我只相信你。”她道，“不会让你们亏本的，孟慢声归我，乔警官归你，我的命归警方，你们还赚了。”

姜洵道：“你没有成年，不会被判死刑，大概是无期，你投案吧，以后我会经常去监狱看你。”

“会多经常，每天吗？”

姜洵无言，她复又叹息：“不行，如果我失去自由，孟慢声就太寂寞了，没有人去看他。”

“我去看他。”

“那怎么行？他都不认识你。”南薰道，顿了顿，“姜洵，多说无益，我只有这一个要求，不，是请求，见到他的尸体之后，我愿意自杀，你能最后帮我这一次吗？”

姜洵沉默。

南薰：“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接到他的尸体之后，自己来见我，不要带警察，不要试图围剿我，因为真的没有必要，好吗？我就在莫桥县等你，到了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再告诉你具体的位置。我对天发誓，绝对不要花招。”

姜洵说：“你等我。”挂了电话。

几个小时之后，姜洵开车到了莫桥县度假村附近，然后给南薰打电话，南薰的声音很愉快：“尸骨带来了？”

姜洵：“你不相信我吗？”

“我当然相信你。”她轻快地道，“我不在度假村那里，你拐出来，我把位置发给你。”

片刻，姜洵收到了南薰发的定位，她在度假村东北部的另一座山上，那里的地势不是很复杂，所以山路修到很高，可以一直开车上去。

天已经开始亮了，晨曦将远处的云染成红色的海，天地绚烂。

南薰在一个悬崖旁边等他，乔小船坐在一旁，双手双脚都被绑着，嘴巴被封住。她的左腿明显受伤了，脸色也不是很好，但至少是活着的，姜洄稍微松了一口气。

南薰歪头看他身后的车，远远问：“孟慢声呢？你先把他抱出来。”

“他不在。”目光落在她手里的枪上，那把美国M500转轮手枪终于出现了，姜洄面不改色，“我没有带他。”

南薰脸上期待的表情变成了失落，沉默了几秒钟后，她说：“你骗我？”

“不是骗你。”姜洄道，“你已经做了必死的打算，如果把他带来，你会和他一起从这个悬崖上跳下去。我不想你死，你没有必要死。”

南薰闭上眼睛，仰头用力吸了一口气，再睁开眼的时候又是满身的戾气：“所以你还是骗了我，我那么相信你。”她痛苦地摇头，后退一步，口气凶狠，“我那么相信你。”

“南薰，我们谈一谈。”姜洄走近一步。

南薰面无表情地将枪口指向乔小船的头，姜洄立刻停住：“好，我不动。南薰，冷静一下，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这时，山下突然响起一阵杂乱的警笛声，姜洄吃惊地回头，看见几辆警车正在风驰电掣地驶上来，他心里一凉，再回过头时，南薰看他的眼神已经如同死灰。

“不是我带来的。”姜洄下意识解释。

南薰眼睛里的灰败之色很快就消失了，她的神情再次生动起来，却是可怕的生动：“我只是想要一个死人的尸骨而已，很难吗？这个要求很无理吗？我已经做出了承诺，为什么要这么算计我？”

姜洄说不出话来。他确实没有联系过警方，南薰给他打第二个电话时他也避开了阮凝，阮凝不知道他的目的地，甚至不知道他出门，那么唯一

可能的就是，阮凝报了警，然后警方追踪了他的手机。

倒是有点没想到，几次试图杀掉他的阮凝会因为担心他的安危而报警。

而南薰，她这一次没有迂回，没有采取任何反侦察手段，没有给自己准备任何退路，因为她已决心赴死，最后一个愿望，她选择了由自己最信任的人来帮她完成。

以她的聪慧、疑心，她何尝没有想过这个人可能会欺骗她，或许这也是一种博弈吧，如果没有欺骗，她会在生命的尽头体会到温暖，然后平静地死去；如果他欺骗，那也是她早就看透的人生真相啊，那么此生、来世，未来无数世，都不必再对谁有任何挂怀，也是好的、自由的。

只是当结果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时，心里还是很难过。

警察们很快就冲上来了，是陈源的人，各个全副武装、持枪实弹。

姜洄大声朝他们喊：“陈队，让你的人不要动，谁都不许开枪！”

陈源跑上来：“你没事吧，郭队通知我说南薰在这里，他正在赶来，乔警官受伤了吗？”

姜洄推开他：“你后退，不要刺激她！”

他朝着南薰伸出手：“一切都还来得及，南薰，放下你的枪，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她轻蔑地笑着：“姜洄，你才是最可恶的那个人。”

她已经放下的枪再次抬起来：“让你喜欢的人给我陪葬吧。”

她放在扳机上的手指微微动作，姜洄大惊，突然从腰上抽出一把枪来，一枪打在南薰的手背上。她吃痛，手腕垂下，却很快又抬起，姜洄又开了一枪，正中她的手腕。

她看过来，笑容堪称甜蜜，她身后的云曦更绚丽了，更盛大了。姜洄觉得那些霞彩仿佛延伸到了她的脚下，快要将她托起来了，世界上所有美丽的事物加起来，都不及她此刻万分之一的美。

她身上细微的颤抖仿佛是风，风要把她带走了吗？

她将本来侧对的身体正过来，面朝姜洄，中了两枪的手又一次举了起来，狰狞的枪口准确无误地指向乔小船。

砰的一声。

时间仿佛静止了，很久很久，她低头看向自己胸前正在喷涌而出的血液，表情有点茫然。

她倒下了，姜洄跑过去，她挣扎着爬远一些，嘶哑着喊：“不要过来，我恨你，讨厌你……”她哭起来，声音哽咽，“你还没有……送玫瑰花给我。”

然后她从悬崖边缘翻了下去。

那天南薰坠崖后，警方搜遍了山下，却没有找到她的尸体，那把M500遗落在了悬崖上面，警方检查后发现，里面没有装子弹。

姜洄回到岸宁之后，直接去了他和罗白乌的住处，罗白乌不在家，姜洄在开满鲜花的院子里走着走着，一头倒在了地上。

乔小船的腿没有伤到骨头，她明白是南薰对她留了手，她在医院做了简单的处理，然后不放心，去了姜洄家，才发现他不省人事地趴在一架鲜花下面，血已经流了一地。

他醒来之后，对乔小船说的第一句话是：“现在要逮捕我吗？”

乔小船一愣：“为什么逮捕你？”

“非法持有枪支，故意杀人。”

乔小船沉默片刻：“我们会做处理，你不会有事。”顿了顿，“但是你的枪……”

“我爸的。”

“嗯……我们会暂时替你保管，郭队正在向上面申请允许你佩枪，等手续下来，我们再还给你。”

“嗯。”

乔小船又道：“罗白乌正在飞机上，我们封锁了消息，但他还是知道了。不过放心，你身上的伤我说是跟罪犯搏斗时弄的。”

姜洵有点呆滞地看了她一会儿：“罪犯，是说南薰吗？”

乔小船哑然。

“哦，随你怎么说吧。”他慢慢背过身，“我睡了，夜深了你也去睡吧。”

乔小船默默看着他佝偻起来的肩膀，然后转头看了一眼外面的太阳，心里猛地一疼。

晚上，罗白乌回来了，他先去病房看了姜洵，姜洵一直在睡，他又走出来，看见乔小船坐在走道拐角处的长椅上，闷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

罗白乌走过去，居高临下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踱到长椅一侧，靠着墙，双腿交叉，双手插在裤兜里，两人一站一坐，谁都没有说话。

半天，乔小船首先开口，她仍旧低着头：“对不起，是我们无能，让他受伤了，你要骂就骂吧。”

罗白乌又沉默片刻：“其实姜洵……真的不适合跟你们警察接触太近，之前他在外面休养，本来情绪已经好了很多。”

乔小船放在膝上的手轻轻握了一下：“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他。”

罗白乌仰头看着天花板：“你也觉得他长得很好看吧，脸又小，皮肤又好，柔柔弱弱像个女孩一样，但他崩溃的时候，真的很让人发愁。乔警官，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你现在远离他，还来得及。”

他应该看出来，姜洵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乔小船慢慢抬头：“你为什么没有远离？”

走道的天花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灯，罗白乌像是在看那些灯，目光一点一点飘远，又像是什么都没看，只是在回忆。

“他小时候在隧道出车祸那次，我当时也在附近，他卡在车里不能

动，营救的人还没到，我趴在车边给他念了一段故事，他本来已经有点麻木了，听了故事之后，他哭了，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没想过要远离。”

乔小船问：“念的什么故事？”

罗白乌的目光定在一点，仿佛那是遥不可及的远方，抑或近在咫尺的昨日，然后他轻轻说了四个字：“《快乐王子》。”

姜洄的状况说不上是好还是不好，乔小船的爸爸每天煲一锅汤送过来，乔小船就每天拖着条伤腿从自己的病房来他的病房跟他一起吃，他虽然吃得少，但每天也都能吃一些。他脸上也还是有笑容的，还和以前一样温和，只是反应比较慢，容易走神，基本不会主动开口，乔小船跟他说话，有时说完好几秒，他才慢悠悠地“嗯”一声。

有天中午，午睡时，姜洄像是突然感应到什么，朝门口望去，然后他的目光就凝住了，瞳孔骤然紧缩。

窗外有个人影，在他的眼睛望过来的同时，瞬间移开了。

姜洄跳下床追出去，手臂上的针头脱开，血流出来。他用手指按着往外跑，下楼梯时膝盖忽然一软，他顺势跌了下去，头撞在墙上，他摇摇晃晃爬起来又要追，胳膊忽然被人拉住了。

乔小船压低声音朝他吼：“你干什么？”

姜洄一言不发地挣开，又要跑，乔小船又拉住他：“还是想不开吗？就非死不可？”

姜洄愣了一下：“我不是自杀，你先松开我。”

“罗白乌不傻。”乔小船死死拽着他，她是真的有点生气，“你以为你真相信你满身的掐伤电伤是南薰弄的？他什么都没说，是不想给你压力，你就不能替他着想一次吗？非得这么自私？”

姜洄刚想说话，张了张口却停住了，他的目光向上望去。罗白乌正站在楼梯上面，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姜洄急切地朝他说：“我看见钟夏

了，就在刚才，在我房间外面，我确定是她！”

罗白乌淡然地原地站着没动：“上来。”

姜洵：“她肯定还没走远，白乌鸦，你帮我去追。”

“我不会帮你追。”罗白乌的表情暗含着不祥的怒意，嘴唇线条如刀刻一般冷凛，声音也极冷，“上来，别让我下去拎你。”

姜洵跟他对视了几秒，仍旧甩开了乔小船，自己跑下去了。乔小船一咬牙也跟了过去，拐过拐角的时候抬头，看见罗白乌的眉眼冷峻得吓人，阳光在他身后，却丝毫没有温暖的感觉，反而像一块反着光的冰，乔小船不禁打了个冷战。

他平时有点轻佻，神态之间总带着点饶有兴致的感觉，但他一旦严肃起来，表情就会显得格外锐利，宛如刀锋，给人无上压力。她并非没有见识过。

姜洵跑出医院，站在车流不息的街道旁边，一脸茫然。

半小时之后，他回到病房，罗白乌正坐在他的床上抽烟，喷云吐雾的。乔小船吓了一跳，这是她头次看见罗白乌抽烟，他的表情因此云山雾罩的，看见姜洵进门，淡淡道：“看样子你的伤已经好了，出院手续我刚办好，现在跟我走。”

乔小船小声插嘴：“他还……不能出院吧？”

“没必要再接受治疗了，何必浪费药品。”罗白乌起身，走到门口，“换衣服，快点。”

说着他走出去，乔小船也很搞不清状况地走出去，过了一会儿，姜洵换了衣服从房间里出来，罗白乌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看上去可怜巴巴的。

乔小船抓了抓头发，也在后面跟着。

下到一楼罗白乌才看见她：“你跟来干什么？你是腿伤，要少走路不知道吗？”

乔小船干干地笑了一下：“我送送你们。”

站在路边打车时，乔小船还有点反应不过来，真的这就……出院了？

正发愣间，姜洄突然毫无预兆地朝着对面跑过去，一辆车擦着他的衣服开过去了，第二辆车在急促的刹车声之后骤然顿在路上，熄火了。司机愣了一秒，从窗口探出头大骂，另一条车道上还有辆卡车正在一边狂按喇叭一边急速驶来，乔小船蹿出去，抱着他往路边一滚，那辆卡车嗖一下开过去了。

乔小船手臂擦伤了，口中轻轻嘶着问姜洄：“有没有事？”

姜洄的目光在远处搜索，表情焦急，完全没听到乔小船说话。罗白乌大步走过来，提起姜洄的衣领，脸色阴沉地先给了他一耳光，然后把他拉回到路中央，顿时刹车声、喇叭声、咒骂声四起。

“不是要死吗？今天我就陪你站在这儿，谁不死谁是孙子。”

罗白乌完全爆发了，目光像刀子一样盯在姜洄身上，胸口起伏着，仿佛愤怒已经奔腾不息，他的眸色本来带一点若有若无的蓝，此刻竟然变成了幽蓝，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海面，那是一个肉眼可视的力量积聚过程。

而在现实的烈日之下，姜洄脸上很快浮出一个手印，他没什么血色的嘴唇颤了颤：“钟夏……在对面……”

“没有什么钟夏！”罗白乌戳他的头，“是你疯了，这里坏掉了，神志不清！”

“我真的看见她……”

“不要再折磨我了，姜洄。”他的声音竟也抖了起来，眼睛里有深深的苦痛之色，“只有你有心理阴影吗，只有你会做噩梦吗？你有没有想过我，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我必须时刻保持钢铁般的意志才能不被你逼疯？我对不起你吗，还是我们罗家对不起你，让你总是觉得生不如死？自残好玩吗，还是我太惯着你了，太哄着你了？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个男人吗？”

在他的逼视和质问之下，姜洄开始沉默了，他垂着眸，像个不服管教的少年，但若细心一点就会发现，阳光照在他的睫毛上面时，会有一点微微的光反射出来。

乔小船都快哭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被迫停车的司机开始按喇叭，罗白乌真的是气疯了，不知道从哪儿抽出一个支票本和一支笔，刷刷刷写了一张，走过去塞进车窗，指着姜洄：“把他撞死，这些钱就归你。”

司机目瞪口呆，乔小船连忙跑过去，亮出警官证：“警察办案，麻烦配合一下。”然后把那张支票抢了回来，二话不说撕掉了。

罗白乌正在气头上，乔小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两个人拉到路边，车辆终于得以顺利通行。

乔小船从来没见过这么失控的罗白乌，只见他拦了辆出租车，对姜洄说：“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想通了再回家，想不通……就不用回来了。”然后他坐进车里，绝尘而去。

乔小船一声“哎”卡在喉中，转头看姜洄，他在原地迷茫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慢吞吞地朝着罗白乌离开的方向走了几步，头也不回地道：“你别跟着我，我走一走就回家。”

然而到了晚上，罗白乌给乔小船打电话，问她：“姜洄跟你在一起吗？”

乔小船直接从床上蹦了下来：“什么意思，他没回家？”

罗白乌懒得废话，直接把电话挂了。

给姜洄打电话，毫无意外关机，片刻之后，乔小船一瘸一拐地跑出医院，上了辆出租车，沿着姜洄白天离开方向开始找，然而这样找是没有意义的，她只好又给罗白乌打电话，两人相约碰头。

见面之后，罗白乌看着她身残志坚的样子：“你腿能行吗？”

“能行能行。”乔小船蹒跚着上了他的车，“去哪儿找，有思路吗？”

“没有。”他脸色阴沉，“我真是把他惯坏了，跟我玩离家出走。”

乔小船：“不是你让他想不通就不用回家了吗？他大概还没想通吧。”

罗白乌眼中杀意一闪：“你现在确定要跟我开玩笑吗？”

乔小船干干地哈哈两声：“别泄气，以前是你一个人忍受他，现在至少多了一个盟友啊，反正我觉得他不会有什么事的，应该只是单纯地想散散心吧。”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有事？”

乔小船双手一摊：“白天你那一番声泪俱下的控诉，谁听了都会动容吧？你都那样了，他要再闹，那也太不懂事了。对了，你定位一下他的手机，你不是这方面挺厉害吗，厉害的人即使手机关机也能定位出来。”

罗白乌甩出一个手机，正是姜洵的那个，乔小船惊讶：“他没带手机啊？”

“带了，我刚找回来的。”罗白乌说，“他把手机卖了，因为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乔小船哑然片刻：“卖了多少？”

“五百元。”

“五百元当路费的话，他能去哪儿呢？”

“不知道，他身份证也没带，能去哪儿？”罗白乌烦躁地掐了掐眉心。

乔小船拍拍他：“放松，他卖手机换钱，至少说明他不会想不开啊。”

罗白乌苦笑一声：“说的也是。”

乔小船：“要不要报警？”顿了顿，一拍脑门，“对，我就是警察。”又想了想，“他妈妈家找了吗？”

“找了，没有。所有我觉得他能去的地方都找了，连我爸那儿我都问了，没有。”

“别急别急。”乔小船咬咬嘴唇，“他会不会去跟钟夏有关的地方啊？”

罗白乌眼睛一亮：“对了，有个人……”他一踩油门，飙了出去。

罗白乌带着乔小船到了一个高档小区前面，跟保安提出要见一个叫叶凉的人，保安联系之后表示：他不在家。

“那你知不知道他这个时间通常会在这儿？”罗白乌问，“我是他朋友，找他有急事。”

保安很有职业道德：“抱歉，不知道。”

“能告诉我他的手机号吗？”

“抱歉，不能。”

两人又回到车里，罗白乌拨了一个号码，对那头说：“查一下《Echo》主编叶凉的私人电话，给我发过来。”

乔小船问：“叶凉是谁？”

罗白乌沉默片刻：“钟夏以前的男朋友。”

他按照对方发过来的手机号码打过去，不一会儿，一个醉醺醺的声音响起来：“谁？”

“我，罗白乌。”

那头的背景十分嘈杂，大约是在酒吧之类的地方，那人嗤笑一声：“有病吧你们兄弟俩，轮番上阵啊，烦不烦？”

“我弟找过你了？”罗白乌声音一喜。

“他在我公司坐了一下午。”

“现在呢，他在哪儿？”

“我他妈怎么知道，甩掉了，死了吧。”那人语气很糟，“你弟精神病又严重了，怎么不好好关着？疯子一样跑来问我钟夏在哪儿……我他妈也想知道她在哪儿，你知道吗？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罗白乌皱眉：“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关你屁事。”那人骂了一句，挂了电话，再打过去他直接关机了。

罗白乌点开手机上一个软件，乔小船凑过去看，见上面出现一幅地图，显示着一个酒吧的位置：“打个电话你就把他位置追踪了？这什么软